



史記評林

列傳

五十一

司馬相如列傳

衡山望賜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勸王安

第廿六本

循吏列傳

孫叔敖

鄭子產公儀休

汲鄭列傳

汲黯 鄭當時

李離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  
溫陵李光縉增補

索隱曰古本宜在西夷之下

董份曰相如集中  
傳乃校傳者取子  
長所作傳附之也  
史通以為相如自  
作非矣即自作獨  
不為文活事一少  
謬耶

揚慎曰劉子云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  
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又按南史  
云古之名相如孟堅子長皆自叙風流  
傳芳末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  
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為上林子虛賦  
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  
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  
成其友人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  
為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  
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  
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復言作賦矣  
朱翌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  
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貴

為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然也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

乘長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是也相如既

學索隱曰案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

如以貴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

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

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

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

茅坤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為確礪音崛然駢之再變矣特擷面父若與讓讓書絕佳

按非其好三字為一傳之本

王整曰按相如志獨在詞賦梁者詞賦之數因病免有志哉

劉辰翁曰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取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益至俚蕪而尤可觀

蒼洪曰長卿賦詩人稱典而靡民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云長卿不從人間求其神化則至即子雲宰相如為賦而弗速故雅服焉

以為號爾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相如見而

忘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

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

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

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

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

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

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

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賢客為其召之并召令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

接

楊慎曰琴心挑之四字古无是事亦无此可徒四壁立語亦然此女見稱文君必能好詞賦老意非徒琴也余有丁且按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肯着文君事纖息

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隱曰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之挑姚也以琴中姚之挑音徒了反姚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邈人遐毒我腸何由交妾為鴛鴦也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栖得托子尾元相如之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韋昭曰間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效也詩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曰恂美且都

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貺

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云婚不以禮

為節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備卓王孫大怒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安立也

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

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

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

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

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

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稱此有言其無耻也

尤縉曰按吳國倫當壚曲云病免依邛令無家選蜀都文心工滌器國色秀質壇拭鏡頭終白挑琴鳳已孤至今注酒客猶喚卓家奴以辭益相相如之甚相如自知亦足羞

又曰他人不下手處大史公偏下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同馬目如

今銅印言贊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調之滌器

於市中韋昭曰瓦罍也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

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

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

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侍上郭璞曰主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

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郭璞曰稱郭璞曰稱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烏有此事也為

齊難郭璞曰誌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

郭璞曰以為郭璞曰以為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

以推天子諸侯之死固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

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

田罷子虛過託烏有先生郭璞曰託音託夏

侯馬曰賦无異虛

多關靡如魚龍

曼衍欲不可極使

人動心駭目然又

不若參差以化若

有若元心為得也

揚慎曰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漢書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人不得其讀千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

余有十日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觀也臣讀若止文意即今文

漢甲分子虛上林為二篇則帝先見二虛而上林其續奏也

楊慎曰此太史公撰子虛賦之大旨為訓註之法

侯馬曰賦无異虛多關靡如魚龍曼衍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然又不若參差以化若有若元心為得也

和維騷曰子虛無  
有之該難後之為  
詞賦者宗之張衡  
兩京賦有憑虛公  
子安處先生之名  
亦此意也相如游  
梁時常著子虛賦  
為武帝所善此若  
云子楚獵賦復借  
子虛三人之詞以  
明天子之義故亦  
名子虛賦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  
賦其實一也文選  
載為二篇以前叙  
齊楚者為子虛賦  
自公是公欣然而  
笑以下叙上林者  
為上林賦失其旨  
矣  
尤瑛曰楚南字新  
憑寄有不足之意

亞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為有光至問曰今日田  
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  
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  
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罾彌山郭璞曰罟罾也音浮  
兎罟也今幡車音浮揜兎駘鹿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  
日脚騎足麟車轆索隱曰韋昭云脚謂持一鷲  
脚也司馬彪曰脚騎也說文云脚偏引一脚也鷲  
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  
而悅反擣之於輪鹽而食之鷲馳也音務也射中  
索隱曰染或為淬與下文射割輪淬意同也射中  
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

割鮮染輪亦譏語  
王世貞曰子虛上  
林材極富辭極麗  
而運筆極古雅精  
神極流動意極高  
所以不可及也長  
沙有其意而無其  
材班張潘有其材  
而無其筆子雲有  
其筆而不得其精  
神流動處  
又曰子虛諸賦本  
從高唐物色諸體  
而辭勝之  
又曰屈氏之騷  
之聖者也長卿之  
賦七之聖者也一  
以風一以頌楚體  
感玄

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  
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  
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  
索隱曰郭璞名曰雲夢索隱曰褚詮音公棟反又  
日特獨也名曰雲夢音莫風反云駟云孫叔敖  
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郭  
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  
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  
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桑安陸亦見有雲夢城  
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龍卷百三  
司馬彪曰

三整巨羅與樞同  
池遊迤同謂山勢  
巖嶽迤邐耳限地  
即波地

俛思曰龍鱗語工  
丹青赤白何莫不  
然皆空虛用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

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壑蔽曰月虧缺半見○

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

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瑕○索隱

室山望白堊本草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駟案漢

英也○索隱曰白垺出魯陽山谷與雌黃同山錫

義曰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雌黃同山錫

碧金銀正義曰頽云錫青金也衆色炫燿照爛龍

麟郭璞曰如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瑾也見

琳瑯琨珷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珷石次玉者琨珷

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珷石之次工也河圖云流州

多積石名琨珷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冰精

案字或作城功文厲徐廣曰城音古咸反物音

昆吾也皆次玉者駟案漢書音義曰

可用磨黑石堧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駟案漢書音

沙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

日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

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

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

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莖正紫也張揖云衡杜

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

臭如麝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

辛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

云芷一名蒞埋蒼云齊陸一曰薑字林曰蒞音昌

亥反又音昌里反置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

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

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

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芍藟似藟本郭璞云今

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江離麋蕪諸蕪傳且

亂人者若芍藟之與藟本也

按考要云此賦  
三用玄鶴三用  
射干漢書又選  
正若一無射干  
字師古李善並  
謂俗本誤增也  
其云薔雖孔鸞  
瞻遠射干乃狐  
類其云蕙本射  
干乃香苗不嫌  
其複也又若赤  
依耀輝象野  
牛窮奇獲狹之  
句漢書又選俱  
天之二知二書  
誤脫抑亦後人  
所增乎

已卷之三  
馬月口

宛委餘篇云白  
六史氏謂司馬長  
嘔所載草木鳥獸  
多過其實後人相  
沿疑之以盧橘夏  
熟皆逐雜支等語  
皆為增飾按西京  
雜記載梨有大谷  
細葉縹葉金葉翰  
海東王紫條紫李  
香李芳李各十種  
棗七種栗四種桃  
十種李十五種杏  
三種檀三種梓三  
種棠四種梅七種  
杏二種桐三種林  
檉十種柘十種十  
石櫛十種棗十種  
對十黃銀對十槐  
六百四十年長  
生對十萬年長生  
爵十扶老木十守  
官槐十金明對二  
十風對十鳴風

徐廣曰傳音匹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  
麋蕪蘄芷也似蛇床而香詩蕪耳也傳且蕪荷  
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中生江離正青  
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華則  
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  
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藁蕪根名蘄芷藥對以  
為藁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藁  
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傳音昔各反且音子餘反  
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郭璞以為藁荷屬未知孰是  
登降陲靡音移案衍壇曼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  
弋單反壇曼音移案衍壇曼在平博也衍音  
音徒旦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  
高燥則生葳蕤荀荔徐廣曰葳蕤音葳蕤也葳蕤  
諸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蕪也○索隱曰  
斯音斯郭璞云葳蕤酸醬江東名烏葳蕤也○索隱曰  
孟康云斯天似蕪麥廣志云涼州薛莎青續徐廣  
地生折草皆中國苗蕪麥是也

對十琉璃對十其  
餘草木名二千餘  
種不能記者又茂  
陵富人袁廣漢園  
有白鸚鵡紫鸚鵡  
性牛青兒奇獸怪  
禽江鷗海鶴悉沒  
入上林太液池中  
有鳴鶴舟容與舟  
清曠舟採菱舟越  
文舟池有洲姑射  
林大六十圍又  
於交趾移荔枝百  
株植上林建扶荔  
宮中有葛蒲百本  
山薑十本其蕉十  
二本留求子十本  
桂百本蜜香指甲  
花百本龍眼枳椇  
檉欖千歲子耳櫛  
皆百餘本夫草木  
至二千餘種則  
長卿所言固未虛  
也窮措大不復知

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薛穎蒿其卑溼則生  
也莎鎬侯也青蘋似莎而大也音煩  
藏葳蕤葳蕤東薺離胡徐廣曰烏相國有薺似蓬草  
音義曰藏似亂而葉大葳蕤尾草也葳蕤也葳蕤  
也○索隱曰甲音婢甲下也郭璞云葳蕤尾草也葳蕤  
葳蕤而細小江東人呼為兼葳又云葳蕤也似葳蕤  
細小江東人呼為烏葳蕤音五患反葳蕤音敵廣志  
云東薺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薺償我白梁  
也離胡蓮藕菰蘆徐廣曰生水中○索隱曰菰藺  
謂菰米蓮藕菰蘆郭璞云菰藺也蘆葦也菰藺  
車葦漢書音義曰菰藺子可療病也軒葦猶草也○索隱  
楊州日郭璞云菰藺子可療病也軒葦猶草也○索隱  
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湧泉  
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凌華內隱鉅石白沙其  
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  
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



前代帝王富盛便  
不復信可發一咲  
姑錄於此

王世貞曰古有  
木蘭而無玉蘭今  
則有三蘭而無木  
蘭古木蘭花色慘  
紫楊俗詩所謂木  
蘭枝密對仍高堂  
下花光昭節旌列  
禹重茵歌舞地金  
章同色使君袍者  
是也今木蘭在吳  
中多以辛夷辛夷  
紫而玉蘭白其在  
南中遍山谷皆滿  
豈木蘭玉蘭本一  
物昔紫而今白和  
物氣變移或有然  
者

增美曰騰遠射  
干 云騰遠射  
名張揖云射干似  
狐跡綠木夫騰遠  
既作獸則不應在  
上或禽名未可知  
也莊子騰猿浮枳  
棘南都賦鸞鷲雖  
翔其上騰猿飛翮  
於其下翳却賦援  
欲騰希而競捷豈  
騰遠即騰猿猿遠  
字相近而誤耶

十圍如生子如一二斛瓮吞人籠  
似斬錫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  
文出南海可鼈鼈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以飾器物也 郭璞曰榧也似梓葉似桑  
地榧柟豫章 郭璞曰榧也似梓葉似桑  
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  
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花而不著子  
間無雜木冬夏常青其木蘭正義曰  
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木蘭正義曰  
皮不中食益二色桂樹木蘭正義曰  
似冬其實如小柿辛 藥離朱楊 徐廣曰  
美南人以爲梅也 離山梨朱楊赤楊  
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  
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邊爾雅云  
檉河柳 檀柎栗橘柚芬芳 漢書音義曰檉河柳  
是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  
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 其上則

有赤後蠟 徐廣曰音劬柔○正義曰  
騰遠射干 郭璞曰騰遠射干似狐跡綠木夫騰遠  
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  
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  
則有白虎玄豹 郭璞曰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  
義曰豺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隱曰應劭云  
豸音顏韋昭云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及協音是  
兕象野犀 正義曰兕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  
漢書無窮奇猥狽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  
此一句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 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駁如馬  
駕之以當 乘雕玉之輿 靡魚須之橈 郭璞曰以  
旒旌言橈弱也 曳明月之珠旗 漢書音義曰以  
通帛爲旒也 曳明月之珠旗 漢書音義曰以



按說與卻同四字甚有商略

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故信節也翺翔容與索隱曰郭璞曰司馬彪云弭猶低也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欲受訕徐廣曰訕音劇駟案郭璞曰訕則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遮也祝倦也謂勞其倦者祝音劇訕音屈說文云祝勞也燕人謂勞為祝微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音古堯反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夏姬也曼姬楚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夏武王夫人鄧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細縵也錫布揄紵縞徐廣曰揄音史○正義曰按東阿出縵也徐紵紵之色若縞也顏云紵織紵也縵鮮支也襍織羅坐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坐以覆頭駸積纂縵紵徐委

按此給谷與龍批鱗同然給谷字

按師古云錯雜也裁縫羽飾貌

曲鬱撓給谷漢書音義曰裴積簡曲也裴縮也給谷也○索隱曰小顏云此說非也裴積今之羈攝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裴縮感之也縵音側救反曲字林音丘欲反紵紵紵也郭音在代反曲字林音丘欲反紵紵紵也郭貌○正義曰上芳揚施卹削徐廣曰施音迤衣袖云反下方非反揚施卹削徐廣曰施音迤衣袖卹削裁制貌也卹削刻除貌也蜚織坐髻徐廣曰織音艾駟案郭璞云緝桂衣扶輿倚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義曰輿音餘倚於綺反謂鄭女曼喻甲萃蔡漢書日喻甲衣者扶其車輿而倚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徐廣曰錯音措繆繞玉綬郭璞曰綬所執以登車○正義曰顏云下

史記卷一百七 司馬相如傳

王鑿曰雙珊以下  
七字最有形容  
高儀曰諸鋪敘皆  
景惟金隄以下辭  
上可理

靡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磯也玉綬以玉  
飾綬也言飛磯垂髻錯襟翡翠之旌幡或繞玉綬  
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翠青曰翠  
博物志云翡翠身通黑唯骨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  
身通青黃唯六翻上毛長寸餘青其  
飛則羽鳴翠翡翠然因以為名也  
神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仙之仿佛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  
謂之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遠  
獵曰索隱曰雙珊匍匐上雙珊勃窣上金隄索隱曰雙珊匍匐上  
翠射鷓鴣漢書音義曰鷓鴣山雞也似鳳也○索隱曰  
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微矰出織繳施  
形云鷓鴣神鳥飛光竟天也野鵝也駕音加○索  
音斫弋白鵠連駕鵝郭璞曰爾雅云舒鴈鵝也○正  
義曰鵠水鳥也駕鵝連謂兼獲也抱雙鵠下玄鶴  
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楊慎曰忘而後發  
謂別性也  
增宛委餘篇貝至  
經入則室也狀如  
赤電黑雲謂之紫  
貝素貞紅黑謂之  
朱貝青地綠文謂  
之綬貝黑文黃畫  
謂之霞貝紫愈疾  
宋明日綬消氣障  
霞伏蛆蟲黑白各  
半曰伏貝使人寡  
慾無以近婦人黃  
唇點齒有赤駁曰  
濯貝使人善驚無  
以親童子赤帶通  
春曰擘貝使胎有  
肉慈赤給曰擘貝  
使人健忘赤鼻青  
唇曰擘貝使童子

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  
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急而後發  
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  
游於清池浮文鵠漢書音義曰鵠水鳥也畫其象  
子之揚桂枻徐廣曰音曳駟案張翠帷建羽蓋因  
乘也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璫玦鈞紫貝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  
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趾以為杯盤  
實物也貨殖傳從金鼓吹鳴籥漢書音義曰籥  
云貝寶龜是也徐廣曰籥音義曰籥人歌郭璞曰唱權歌聲流唱徐廣曰水蟲駭波鴻  
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磁磁若雷霆之  
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

愚女人淫昏上有  
綏句唇曰碧貝使  
童子盜赤中貞曰  
委貝使人志強右  
見相貝經愛月察  
叢抄以不見此經  
為恨故記其數端  
王維稜曰陽雲之  
亭即陽臺也其驕  
之以澹泊則占地  
位語也徒以芍藥  
之和具為楚之雅  
致與將割輪淬雖  
遠竟亦何足以雄

面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  
也曰皆羣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  
行貌也楚王游於陽雲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  
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  
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與將割輪淬自以為為娛徐廣曰淬干內反駟案郭  
也璞曰將膊淬染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  
鳥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  
齊國郭璞曰言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  
有惠況也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  
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

王鑒曰折辨得倒

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  
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  
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  
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  
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階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界正義曰山名觀乎成  
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  
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喚反  
○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  
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括  
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  
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

此思曰語語不多  
而氣脈吞吐已極  
按此誇楚之大

○集故曰和與肅  
族內鄰和當如字  
讀師古讀為左者  
非是蓋肅與在東  
北隅故曰和以為  
隣若欲言左則下  
文自有左蒼梧右  
西盡美韻言曰和  
外國名亦引此傳  
為據又非也蓋和  
本徐嗟切若國名  
則如琅邪渾邪乃  
余避切與此不同

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海別  
枝名也○索隱曰  
言射獵其上也果音浮游孟諸郭璞曰宋之數澤名○  
案齊都賦云海傍游孟諸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  
曰勃澥水曰解也邪與肅慎為鄰正義曰邪謂東  
州勤曰望諸鄭玄正義曰邪謂東  
云望諸孟諸也邪與肅慎為鄰正義曰邪謂東  
云鞞鞞國古肅慎也亦曰挾樓在京東北八千四  
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  
右以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  
水中十月所落張揖云日灼田乎青丘傍俚乎海  
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灼田乎青丘傍俚乎海  
外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東海東三千里郭璞  
外云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  
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不帶芥索隱曰張揖云  
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  
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

按昕音短古晒

揚慎曰此明天子  
之義

王蓋曰意是高論  
品正

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然  
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  
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  
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是  
以王辭而不能復索隱曰郭璞何為無用應哉無  
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楚則  
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  
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封疆畫界  
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今齊列為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  
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

史記卷三十七

同馬目刊專

三

蘇轍曰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吐音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余有丁曰按元是公雖言上林而所叙聖國品物乃周羅四海蓋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後言之若此后人乃以盧橘等譽設之拘矣

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幽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豕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終始霸漚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云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涇漚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漚漚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涇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

鄙其間使虛與相半所者眩耳按此言上林之大

增王世貞曰大史公千秋賦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文詞宏麗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味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

華陰入河豐鄠潦漚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索隱曰張揖云鄠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鎬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漚通出聲也案張揖云漚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漚漚水出鄠縣北注渭漚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漚豐鎬潦漚為八漚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至漚除潦為行潦九漚從云漚以下為數九七案今漚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漚經管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名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經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徑

按陝音後漢書作極

乎桂林之中

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

過乎決莽之野

漢書

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

郭璞曰阿大陵也

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

郭璞曰穹隆大石貌堆埼沙堆埼曲岸頭音祈

乎暴怒洶涌洶潰

洶音許勇反涌音勇勿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

彪日洶湧跳起貌

洶潰波相反

沸盛貌密汨去疾也

正義

音畢勃密三音汨于筆反

橫流逆折轉騰激列

測相迫也

司馬彪曰

彭反渾普秘反沈胡朗反

窅隆雲撓

曲也郭璞云水急旋回如雲屈

窅隆雲撓

流輕疾也

窅隆雲撓

云鼓怒鬱鯁之貌也

窅隆雲撓

彭反渾普秘反沈胡朗反

窅隆雲撓

日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

窅隆雲撓

曲也郭璞云水急旋回如雲屈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音

義

曰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窅隆雲撓



揚慎曰漸離此云未聞說文有漸胡漸字同但此叙水族彼言陸產不同耳或者水獸形似漸胡名為漸離耳

遠長懷正義曰放散貌也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

潢漾正義曰見養二音郭安翔徐徊音乎瀉瀉正義曰

日濤音鶴高音縞詩曰白鳥濤濤音吳也

日大湖在行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正義曰螭

蘇州西南

云有角曰虬無角曰螭按虬皆龍類而非龍

鱗鱗徐廣曰鱗音漸駟案郭璞曰鱗鱗也音

鄧反李奇云周洛日鮪蜀日鮪鱗出鞏山穴

鮪鮪徐廣曰鮪音駟案郭璞曰鮪似鱗而黑漢書音

義曰鮪似男禺鮪鮪徐廣曰禺禺魚牛也鮪一作

漢書音義曰鮪比捷鱗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溪

日魚也鮪鮪魚

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玳瑁江靡郭

崖也○索隱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

耀乃照於江邊也○正義曰捷音乾鱗音祁捷舉

也鱗者魚背上也蜀石黃碩郭璞曰碩水玉磊砢水玉水

精磷磷爛爛采色皓盱叢積乎其中鴻鵠鷓鴣

駝鷓鴣郭璞曰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大長頸赤目

正義曰鷓鴣燭玉二音郭云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緝色辟水毒生子在溪谷澗中若時有蛟睛鰓目

用鴨雌者生子善鬪江東呼為燭玉

荆郢間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色紅白深目目旁

毛皆長而旋此其是乎鰓音旋漢書亦作旋目○

正義曰郭云鮫鮫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煩鷺鷥徐廣曰煩鷺一作番鷺鷥音容駟案漢

書音義曰煩鷺鳥也鷥似鷺灰色而



光緇曰江離藥  
蕪皆香且流夷  
亦草名有微香

按以下略言草  
木

增集坡曰歲橙若  
擦善本依歲持歲  
音針乃馬蓋又作  
寒將即黃將善本  
蓋誤以將作持也  
張揖曰歲持缺故  
詳具之

云水流谿  
散渙夷陸索隱曰司馬彪曰陸夷平也廣平曰陸亭臯千里

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為亭候於臯陽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推也掩以綠

蕙正義曰張云綠王芻也蕙薰草也爾雅云葦一名王芻

被以江離糝以麩蕪正義曰糝女又反襪以流夷漢書音

夷新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駟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

者攢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索本射干徐廣曰揭音桀

駟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橐本橐荻射干十月生皆香草○索隱曰案桐君藥錄橐本苗似穹菊

此薑蕕荷索隱曰張揖云此薑音紫○正義曰蕕人

羊反柯根有笋若芙蓉歲橙若蓀郭璞曰歲未

可以為菹又治蠱毒也歲橙若蓀詳橙柚若蓀

香草也○索隱曰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歲持小顏云歲寒槩也持當為符字

誤爾符鬼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氏云蓀草似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孫音孫

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索隱曰張揖云皆草

亦香草也小顏云黃蔣苧青蘋徐廣曰苧音侏

礫者黃屑木恐非也蔣苧青蘋案漢書音義曰蔣

菰也苧三稜○布獲閔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

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郁郁斐斐眾香發越

盼嚮布寫睭矇苾勃正義曰睭矇奄斐二音皆芳

也於是乎周覽泛觀曠盼軋洑徐廣曰曠音田人

郭璞曰皆苾苾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

不可分貌苾苾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

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其南則

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慵旄猗犛徐廣曰慵音

楊慎曰形容闕遠  
之狀  
高以曰此周覽泛  
觀與郭之活蓋圖  
類間而出之情惟  
賦之強張亦不得  
不然惟日出東沼  
入於西陂八字忽  
見而止最是有趣  
皆言南北之相反  
按此言四方大  
致

卷之三

七

楊慎曰元祖駐師西印度元大獸作人語曰此非常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聖人在位則奉君而至能白馳萬八千里及異如鬼神不可犯也

音律一音茅駟案郭璞曰旄旄牛獾似熊庫脚銳頭犛牛黑色出西南繳外也○索隱曰郭璞云犛犛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犛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獾白豹也似熊庫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沈牛塵麋漢書音牛水牛也○正義曰塵可為翻是也郭璞曰題額似鹿而大按康似水牛○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文犀頭似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

揭河郭璞曰言水漫東不獸則麒麟角觴郭璞曰解地折裂也揭寒衣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揖云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

驪正義曰駒駟桃徒二音驪音託駟徒河於是乎反蛩音其恭反駟顛奚二音駟駟決啼

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猶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谿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華棖壁璫索曰韋昭云裁玉為壁以當棖頭也

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輦道纒屬步櫚周司馬彪曰以壁為瓦之當也

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巖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服虔云平巖山穴底為室潛通臺上者○索隱曰服虔云平巖山以為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突音一男反釋名以為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厦室寒王逸以為為複室也

仰攀椽而捫天奔星更於闐闐宛虹拖於楯軒徐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之闐板也言室

按逸香眇以下二句一韻得賦

楊慎曰巖者山之峯如馬如馳者夷之以為堂者增之以如城又因其奧而為房

楊慎曰暴子尤佳  
即音也

宇之高故星  
虹得經加之  
青蚪  
蚪於東箱  
正義曰蚪一紀象

輿婉蟬於西清  
漢書音義曰西清箱清淨地也○正

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  
靈園燕於間觀  
郭璞曰

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圍是也  
倭倭之倫

暴於南榮  
漢書音義曰倭倭仙人名也○索隱曰

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  
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

也七誘云飛榮似鳥舒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

中庭槃石板崖  
徐廣曰振音脣○索隱曰如淳云

整頓池外之  
欽巖倚傾差我磔磔  
徐廣曰我一作

五合反○索隱曰埋蒼云磔磔高貌也磔音士  
劫反磔音楫反又字林音磔才匝反磔五匝反刻

余有丁曰此宮殿  
壯麗而神仙游珍  
寶出焉

按師古云旁唐  
文石也

削崢嶸  
正義曰郭云言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曰郭

云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  
璿玉芴唐  
璞云芴唐

薄言盤  
瓊編文鱗  
徐廣曰瓊音斑  
赤瑕駁犖  
文云瑕玉

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  
襟甫其間  
徐廣曰

插插一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徐廣曰垂綏一作朝

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  
於是

平盧橘夏孰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

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

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  
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  
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孰吳錄云建安有橘  
冬月樹上覆裏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

按此一堅言苑  
中草木果實



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槐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索隱曰槐音讒皇覽云

孔子墓後有欒檀樹也荆州記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為女貞長千仞大連抱李

條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飢

古委徐廣曰發音拔駟案郭璞曰飢音阮衡問柯委問音惡可反柯音魯可反○索

隱曰郭璞云崔錯發飢者蟠戾相垂條扶於落英

繆也阮衡問柯者揭孽傾歆貌也幡纒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纒偏幡也音

蕭瑟旖旎從風索隱曰張揖云瀏莅焄吸徐廣曰

瀏音留莅如字焄古井字吸音翁蓋象金石之

聲正義曰金管籥之音正義曰廣雅云象篴長一

謂之笛有七孔說柴池莛虎徐廣曰柴音差虎音

按此一段音貨

柴池參差也莛虎不齊也莛音差虎音側氏反旋環後宮雜遯累輯徐廣

一作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玄猿素雌雌攬飛鷗徐廣曰雌音丁季反駟案

而鼠首以其顛飛也○索隱曰郭璞飛鼠也其狀如兔

誅玄猿猿之雌者黑色也素雌音郭璞云雌音

鼻兩孔郭璞云攬今狝尾端為兩岐天雨便以尾挿

蛭蛭蝮徐廣曰蛭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

蛭似獼猴而黃蛭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蟻也

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蝮

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

猴能緣高木其名為蝮字林云蝮音狄蛭蝮二獸





按生者一得  
之也  
按此言凌險阻  
而獲奇物

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車  
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  
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虎屬也。音毗。夷搏豺  
狼。正義曰搏擊也。杜林云豺豹。手熊羆。正義曰張云  
似狼。白。色。說文云。狼。瓜。豹。手。熊。羆。正。義。曰。張。云。  
黑。色。熊。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松。上。足。野。羊。郭。璞。  
高。樹。冬。至。入。穴。而。蟄。始。春。而。出。也。足。野。羊。郭。璞。  
羊。如。羊。千。斤。手。蒙。鵝。蘇。徐。廣。曰。蘇。尾。也。○。案。隱。曰。  
足。謂。拍。踰。殺。之。蒙。鵝。蘇。孟。康。云。鵝。尾。也。○。案。隱。曰。  
也。張。揖。曰。鵝。似。雉。雞。鬪。死。不。却。案。蒙。謂。覆。而。取。之。  
鶻。以。蘇。為。奇。故。持。言。之。以。成。文。耳。鶻。音。局。決。疑。註。  
云。鳥。尾。袴。白。虎。徐。廣。曰。袴。音。袴。駟。案。郭。璞。曰。袴。謂。  
為。蘇。也。袴。白。虎。糾。絡。之。○。索。隱。曰。張。揖。云。著。白。虎。  
之。袴。被。幽。文。郭。璞。曰。著。斑。衣。○。索。隱。曰。輿。服。志。云。  
也。跨。野。馬。索。隱。曰。跨。陵。三。變。之。危。漢。書。音。義。曰。三。下。

按師古云推亦  
謂弄之

余有丁曰此類有  
全文重出者蓋未  
檢也  
按此言極幽遠  
而獲奇物

積歷之坻。郭璞曰積歷阪名也。○正義曰坻音  
人下。徑險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  
者。弄解豕。漢書音義曰解豕似鹿而一角人君刑  
而弄也。○索隱曰解。格。瑕。蛤。鉞。猛。氏。漢書音義曰  
音蟹。豕音犬。姊反。格。瑕。蛤。鉞。猛。氏。皆。  
獸名。○索隱曰。晉灼云。瑕。蛤。闕。郭。璞。曰。今。蜀。中。有。  
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鉞。小。牙。  
也。音。骨。駮。裏。射。封。豕。郭。璞。曰。駮。裏。神。馬。日。行。萬。  
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  
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翺。翔。往。來。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隱。  
日。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儵。質。遠。去。郭。璞。曰。質。反。  
浸。淫。或。作。乘。輿。案。節。也。

按師古云流離困也

馬汝驥曰輕舉欲忽之狀極而至于軼雷足矣又遺光曜于後如見怪逐之殊不可極賦之李雁於是為最

按此言凌虛空而獵飛物

離輕禽就是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有也○正

義曰轉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

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追恠物出宇

宙正義曰恠物謂游臯飛虞也張揖云天地方

許說宙往古來今日宙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

公以夏后之璜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彎牽也

射游臯郭璞曰臯臯羊也似人長膚反踵被髮食人飛虞鹿頭龍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燿休徐廣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正義曰

乘虛無與神俱正義曰張

風從下上升上故曰飈

寥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

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徐廣曰麟音躡正義曰麟音適孔鸞促駿驥拂

殺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

鷲鳥漢書音義曰適秦由反鷲鳥雞反張

名曰鷲鳥也正義曰指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

皇鴈前麟後雞象燕領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文

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

曰順背文曰義曆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

舞雌曰皇捷駕雛掩焦明揖云鷲鳴似鳳○索隱曰張

樂汁圖徵曰鷲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

義曰按長喙疎翼覓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曰郭璞曰

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率乎直指闔乎反

鄉廢石闕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徐廣曰雉音支

城  
城此言獵畢而

曰皆甘泉官也  
左右觀名也  
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息宜  
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西馳宣曲濯鷓牛首  
漢書音義曰宜曲宮名在昆明  
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  
豐水西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觀士大夫之勤  
北近渭  
略鈞獠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鞿  
正義曰鞿踐也  
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之所  
蹈躡與其窮極倦飢徐廣曰音劇驚憚習伏不被創刃  
而夕者佗佗籍籍填坊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  
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索隱曰張揖云臺高上于皓天也張樂  
乎鞦韆之宇徐廣曰鞦音葛○索隱曰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

鐘立萬石之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質鼓  
中加羽葆其  
上所謂樹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樂三人  
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云葛天氏三人  
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  
歌八闋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  
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  
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千人唱萬人和山  
陵為之震動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之蕩波巴榆宋蔡淮  
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  
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  
索隱曰張揖云禮樂記云宋音宴友翊志蔡人謳  
員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  
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  
文成顛歌郭璞曰未  
隱曰文穎云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  
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  
族舉

揚慎曰鐘漢書作  
閻說文作鐘詩作  
鐘鼓也尚書大  
傳作鼗

遞奏

徐廣曰舉

金鼓迭起

鏗鎗鏘馨洞心駭耳

鼓音鏘馨

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

之音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

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

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

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

內出善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倡者索隱曰郭璞云言恣其觀也

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

列女傳曰桀造爛漫之樂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

子曰曼服皓齒也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云俗無雙也妖冶嫵都妖好也都雅云

詩云姣人僚今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

或謂之姣音狡說文曰嫵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

閑靚莊刻飮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柔撓嬛媛

日音娟○索隱曰柔撓嬛媛皆骨體栗弱長艷

貌也廣雅云嬛媛容也張揖曰嬛媛猶婉婉也斌

媚媻媻徐廣曰媚音乃用反媚音弱○索隱曰

郭璞云媚媻細弱也世獨繭之褕施徐廣曰世

顏曰細弱總謂骨體也世獨繭之褕施音曳褕褕

獨繭繭絲也押倉云施袖也郭璞曰眇閭易以戍削

徐廣曰閭易衣長貌媻媻郭璞曰衣服婆娑

戍削言如刻畫作之媻媻郭璞曰正義曰媻媻

連反媻音先微音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

皓齒粲爛宜笑的皪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

眉笑以的長眉連娟微睇繚藐索隱曰郭璞云連

皪音皪也

詩云姣人僚今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

或謂之姣音狡說文曰嫵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

閑靚莊刻飮便嬛綽約

郭璞曰靚莊柔撓嬛媛

媚媻媻

徐廣曰媚音乃用反媚音弱

索隱曰

郭璞云媚媻細弱也

世獨繭之褕施

徐廣曰世

顏曰細弱總謂骨體也

世獨繭之褕施

音曳褕褕

獨繭繭絲也押倉云施袖也

郭璞曰

眇閭易以戍削

徐廣曰衣服婆娑

媻媻

郭璞曰正義曰媻媻

連反媻音先微音

與世殊服芬香漚鬱

酷烈淑郁

皓齒粲爛宜笑的皪

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

楚

眉笑以的

長眉連娟微睇繚藐

索隱曰郭璞云連

皪音皪也

董份曰人樂極情過則反理最得其情

楊慎曰此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

視遠貌也音一全反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云彼色來授我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並通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公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弃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墜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乎捕所取也虛宮觀而勿飢正義曰飢音刁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止並廢罷也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

董份曰此射獵道德者

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也則通游六藝而疾驅於仁義之道也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狸首兼騶虞射禮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于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曰張揖云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悲伐檀索隱曰張揖云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晉索隱曰毛詩桑扈云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晉音先呂反樂音洛修容乎禮園

正義曰禮所以自

修飾整威儀也

也述易道正義曰易所以索靜微妙上辨二儀陰

說又歷朱六放怪獸正義曰張揖云苑中登明堂

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恣羣臣奏得失

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於斯之時

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

索隱曰漢書作焘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

猶歛然也音許貴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

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

卒之精索隱曰抗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

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

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

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

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

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

音作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已言

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

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

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

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頰云不取其夸奢

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

五嶽曰相如此賦

決非一日所能辨

者其運思緝工亦

已又矣及是召見

因以發揮不然何

以不俟上命遽曰

請為天子遊獵之

賦是知此賦已平

時製下而非一旦

倉卒所能為者西

京雜記謂相如為

上林子虛幾百日

而後就此言似可

信

王維讀曰此子長

史筆斷案而非長

御自作傳明矣

董份曰唐蒙武帝  
實任之采青焉蓋  
蒙騷動蜀民不責  
蒙無以謝蜀  
王世貞曰長卿以  
賦為文故難蜀封  
禪懸麗而少骨實  
傳以文為賦故吊  
屈聽其幸直而少  
致

按非上意三字  
喻民本旨太史  
公特首揭之

樓慎曰得告諭之  
體裁以大意令使  
者與蜀民兩分其  
責

李坤曰兩責兩釋  
極得論體  
樓昉曰一篇之文  
全是為武帝文過  
飾非最害人主心  
術然文字委曲回

護出脫得不覺又  
不全然道使者有  
司下是也要教百  
姓常一半不是嚴  
善為辭誤得告諭  
之休

按此發卒之由  
揚慎曰不順者已  
誅北征匈奴移師  
東指之類是也為  
善者未嘗與西  
蒙故責職爭歸義  
者是也此兩句開  
繳前段意  
又曰不然謂道路  
非理之患

道耳小類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

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也相如為郎

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越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

○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為郎中使行略取  
之文類曰夜郎越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犍犍為  
二郡棘音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郡又步北反

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漢書曰用巴

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

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

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

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

日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代閩越後

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類云

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南夷之

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

君西越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鳴喁

然正義曰喁五恭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

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二軍之眾與制謂起

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為使而用軍與法制故

揚慎曰皆非陛下之意也結前亦非人臣之節也生後重份曰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邊郡之習戰者風示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驚懼蜀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亦實皆然不長矣當

行者或亾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

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箕懸著桔

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箕鹿米藪也音一六反

纂要云箕浙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

晝燧音女頰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

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

白藏天子青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

在諸侯也

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

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

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

也此方以正義書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死

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此下又責其父兄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

因數之以不忠亾之罪讓二老孝弟以不教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揚慎曰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本似不切意者其中必有利漢弊而逃者難顯責之揚慎曰末篇數語通繳以刺原漢文多此法使使若有司之若彼則繳發軍興制極為轉輸非陛下之意悼不肖愚民之如此則



繳凶逃自賊殺非人臣之節身死必名謚為愚民之意遣使曉諭百姓以卒卒之事則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進中郎將軍之而士民特以衛使不然而之意皆開繳其中教之以不忠或公之罪讓三老弟弟以不教誨之過則辺士之及忠而行者之不能文兄之教不先之意亦開繳于中文字最有關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邛笮者為定笮縣皆屬越雋郡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

按至是相如貴矣吳得遂題橋之志蘇軾曰相如始以活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絳毫之善以自贖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世

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雋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兄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大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史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欄矢迎公子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於界上是也

其父母之邦乃優  
於其車服節旄之  
美使邦君有譽先  
驅豈詩人致恭桑  
梓萬石君下里門  
之義乎卓王孫暴  
富近屬也故駭而  
喜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送客觀相如初

入長安題其門

於是

卓王孫臨叩

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

反應前卓王孫大怒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

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

人改反應前不分錢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

定西夷印符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

音曳張揖云斯俞才愈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

者舊傳謂之斯更華陽國志云印都縣有四部斯

也更一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張揖西至沫若水索

日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

水出旄牛徼外至焚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

沫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

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橋孫水韋昭曰為以通印

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焚道通南中

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符王首

郡也置牂牁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

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乃著書

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

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

八載徐廣曰元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羣生澍濡洋

益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

羊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符存印略

樓財曰武帝事西  
南夷豈是好事其  
實相如只是強分

疏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習非所以正救其習也然文字自佳

楊慎曰羈縻勿絕馭夷狄之正法董份曰古天子所以羈縻者非以廣臣屬也所以維之使不為百姓患害耳

余有丁曰此見自古不屬而漢與事

斯榆舉苞滿

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一或作蒲也

結軌還轅索隱曰張

揖云結屈也

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

絡頭也縻牛紉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

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

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

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楊慎曰散所恃以事無用誠中當時之弊

劉辰翁曰此教語折難說言主意

楊慎曰禹治水之事證非常之意然以比漢武帝事四夷之功則擬非其

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

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

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音烏烏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

者安也音烏烏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

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案常

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

也索隱曰張揖云非常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

溢民人登降移徙倚隴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

倫也

董份曰比禹事雖不類然正欲以明非常

增詹惟修曰雖是諛詞然篤出武帝非常狀屹然在千古之上

○又曰委瑣以下常者也崇論宏議以下非常者也威殊借異域功之非常者也疏越不閉而下則蔡厥成而天下晏如矣

三言卷五

言馬非如列傳

三言

鴻水決江疏河澆沈瞻留徐廣曰澆一作灑○索隱曰澆音鹿留音災漢書作灑沉澆灾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澆安也沉深也澆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

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

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肢膚不生毛

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種也一作膝音湊膚理也

胝音魁○索隱曰張揖云膝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肢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肢脛不生毛李願云肢白肉也音蒲未反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

位也豈特委瑣握躡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躡局促也拘文牽

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閱議創

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

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浸薄衍溢索隱曰案浸薄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

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

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

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

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洋溢貌物

如東征西夷怨之意

董份曰相如之文中間有賦體

三言卷五

言馬非如列傳

三言

增唐惟修曰辨荆  
郡各一作狀或共  
字從之七狀也繫  
解不也郭忠恕曰  
從之者謬甚今盤  
江與崇安江皆然  
讀方卷書而不行  
萬里路者亦不能  
識字信哉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蓋夫為之垂涕徐廣曰蓋音庚○索隱曰張  
揖云狼戾之夫也字或作戾  
蓋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  
隱  
日二方謂西夷邛棘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  
南夷牂牁夜郎也沫若漢書音義曰以  
沫若微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逃不閉索隱曰逃遠言其疏阻深闇昧得耀乎光  
明索隱曰阻深漢書作留爽三蒼云留  
爽早朝也留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  
提作提

楊慎曰夫拯民于  
沉溺至終于逸樂  
又括一篇之意而  
總繳之拯民沉溺  
繳前周治水事以  
下繳漢武事又以  
由言非常固常之  
所異及臻成晏如  
之旨也  
楊慎曰此段括一  
篇之意而總繳之  
余有丁曰此封禪  
遺書所由作也

楊慎曰鶴明羅者  
之喻所以言非常

音支○索隱曰說文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  
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  
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  
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  
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  
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  
登三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  
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  
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  
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觀者未  
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  
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

固非常情之所度也

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忘請以身先之形容蜀父老辭意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敝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盤屋縣東南二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

仇思曰憂愛懇款語厚意長可為奏

疏法一字一句形容精密雖有千賦不及此疏也

董份曰見獸亦有輕犯

稱烏獲

索隱曰張揖云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

捷言慶忌

索隱曰張揖云

吳王僚

勇期賁育

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

怒吐氣聲音動天

夏

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

獸

索隱曰廣雅云卒

駭不存之地

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

也

犯屬車之清塵

蔡邕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

一乘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

伎力不得用

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

也

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軼也

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反漢書作鞞鞞然輕舉意也注平皇之廣行觀衆樹之塽夢兮

索隱曰夢音瀨索隱曰說文云彌節容與兮游戲貌也

瀨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游戲貌也

二世持身不謹兮公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

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

魂無歸而不食莫觀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

精罔闓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

中天二為美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辟天六為廓天七為滅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嗚呼

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也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

重份曰傳君者移易而居也

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倣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按格澤句始俱氣之狀也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

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未就

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体以大人賦之也

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索隱

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類

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皆非也

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此非帝王之僊

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二

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

竭輕舉而遠遊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

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

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

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





按在颯飛相及也并命走相追也

至也。○索隱曰：蓼音了，界音五，到反。小顏云：叫界高舉之貌。踏音徒，答反。艘音屈，三倉云：蹋著地，孫炎云：艘古。茂蒙踊躍騰而往，雄蒙飛揚也。雄，走也。界字也。 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北極者也。度東極而升，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 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非斗標頭第一星。 使五帝先導兮，五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沛銜鱗，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 左玄冥而右

舍靈兮。洪書音義曰：舍靈，黔羸也。天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 前陸離而後

灑滄兮。洪書音義曰：灑滄，神名也。或曰：水神。 旣征北僑。徐廣曰：旣，人也。形解而

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王子喬也。而役羨門

今。張義曰：張云羨門，碣石屬歧伯使尚方。徐廣曰：今，山上仙人羨門高也。 祝融驚而蹕御兮。

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氛氣也。 清

雲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

索隱曰：絳音祖，內反。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

如淳云：蓋有五綵也。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

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

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

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

按師古至差錯  
交互也據遠重  
累也膠葛從交  
加也

按呂氏春秋注  
云水有五色汝  
南有黃水華山  
有黑水前氏有  
白水于闐有碧  
水又托地象白  
金城紫河

史記卷五十七

百黑相如河律

聖

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

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索隱曰廣雅云騷擾衝從其

反雜還膠葛以方馳索隱曰廣雅云騷擾衝從其

相紛拏兮索隱曰衛音昌勇湧淖決軋灑以林離

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

音徑入靈室之砒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嶷

磳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

兮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云五色之河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

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

回張云崑嶷嵬磳不平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

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

傳達山一名崑崙山其山為王在雍州西南一萬

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杭絕浮渚而涉流沙

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

漢書音義曰總極蔥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

領山也在西域中也徐廣曰媯一作貽駟案漢書音

媯鼓瑟而舞馮夷義曰靈媯女媯也馮夷河伯字

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曰姓時

馮名夷以庚日溺歿河常以庚日好溺歿人

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正義曰應云屏翳天誅

風伯正義曰張云而刑雨師正義曰沙州西望崑

崙之軋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

勿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

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蕭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

六國秦亡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

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休周穆王見西王

各卷之三

各卷之三

聖

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  
 煥若神宮又刑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  
 差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儻建山亦名建  
 山達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御子口經天  
 竺入達山媽水今名為海黃海出於西北隅吐  
 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海出於東北隅吐  
 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  
 海共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  
 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  
 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正義曰括地志排  
 闔闔而入帝宮兮正義曰韋昭云闔闔天門也淮  
 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闔闔  
 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闔闔風在崑崙闔闔  
 青要乘弋等也舒闔風而  
 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闔闔風在崑崙闔闔  
 之中楚辭云登闔闔風而緹馬元鳥騰而  
 一止漢書音義曰元然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

王維復曰自在岵  
 卉翁曼延濯灑至  
 載王女語使人駭  
 聽而卒歸之正蓋  
 西王母教語是也  
 倪思曰群仙以陪  
 曼延濯灑至載王  
 女使人駭且欲悔  
 而卒歸之正至西  
 王母教語使人意  
 消何神仙之足言  
 未遠若却又似有  
 所未見未肯以為  
 虛無也虛無之善  
 者也

曰張云陰山在大崑  
 崙西二千七百里  
 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  
 首徐廣曰矐音沃反○索隱曰矐音鶴○正義  
 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鬢矐然  
 白首石城金郭璞曰勝王勝也○  
 穴居其中郭璞曰勝王勝也○  
 人首飾也漢代郭璞曰勝王勝也○  
 謂之華勝也郭璞曰勝王勝也○  
 青鳥也王為西王母郭璞曰勝王勝也○  
 取食在崑墟之北郭璞曰勝王勝也○  
 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  
 曰不周山  
 在崑崙漢書音義曰不周山  
 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霞兮嚙咀芝英  
 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折小食也媿侵潯而高縱  
 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折小食也  
 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

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楊慎曰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遷遠不可詳聞載籍之傳可覩者則自唐堯而下惟周為盛而近于堯故止以周之封禪者比擬言之先言周无殊尤絕迹而批封禪以發堯之功德殊異而符瑞豐著尤不敢封禪故其結之曰進讓之道何其美歟進謂周也讓謂漢也

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因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凶。疇軒轅之前。邀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曰邳蓋字誤。皇甫謐曰邳隆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或為陘北地有邳邳縣。陘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邳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邳大也。盛也。樊光云邳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

董份曰千載而聲教始絕見其趣也故曰善終

董份曰大殷周而進漢故為文人之粹然不知是不足以挫抑而充氣

文王改制及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周而大盛也。始開正業。改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適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繼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滂涌原泉。韋昭曰漢德滂涌如泉原也。

楊恒曰徐楚金云  
漢書諸解惟鄭德  
得之徐廣常禾臆  
說字林亦據此文  
而傳會之耳

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  
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

洿瀟漫衍芴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音布上暢九垓

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紉索漢書音義曰暢達垓

德上達於九重之天紉若八埏地之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

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

開廣也泳浮也恩德北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昆蟲凱澤回首面內昭

向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

怪者謂獲白麟也漢書音義曰渠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

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

曰鄭德云渠擇也說文嘉禾一名渠字林云禾一

莖六穗謂儀雙船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騶案

之菓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

徐廣曰一作放龜騶案漢書音義曰招翠黃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

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嘗黃其何不下

來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

日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

黃似狐背上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

接故靈囿為賓旅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

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

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漢書音

楊慎曰此段托以大司馬進言

按諸夏樂貢而下言功德之盛符瑞象變而下言符瑞之意

按泰山而下言謙讓不封禪于道為樂之意

李廷悅曰相如封禪書燕于田說其諂幸武帝至外

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

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

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

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言

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

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

育羣生義征不愆也故先進議德音惠順也諸夏

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

瑞象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

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意者泰

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

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

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

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集則唯

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

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

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况以

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况

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

與幸字連文致令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

有華蓋之謬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

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陛下謙讓

而弗發也摯三神之驪徐廣曰摯猶言垂也駟案

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摯猶垂非也應劭

摯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

祗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為

質闡珍符固不可殫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若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

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亦各竝時而榮咸濟世

幾○索隱曰案幾音與

罔

不已楊雄謂其曲終奏雅今即其畫觀之蕩然盡而雅意亡矣蓋其意以武帝之制作文章高標漢代此章為缺典故後歸厥文敬尊愛其君重朝廷而不知其非札也

揚慎曰或謂而下言天示以符瑞不可以辭承天意以行筆也謂進越申言不封禪之爽也按下聲漢書作罔



楊慎曰聖王弗替而下勤之也雜唐紳先生而下明之也

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說者尚何稱  
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而云七十  
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立時而榮  
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  
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  
事不為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故聖王弗替而  
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也勒功中嶽  
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  
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  
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  
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

按師古云故除也被飾者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  
按文類云六經增一為七也師古云增布也

按此書之意惟欲人主崇虛聲以誇下後世相如既歿矣何以此為  
按此設為天子俞可之辭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猶兼正列  
之明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  
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被校猶拂也音疾也駟案  
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將  
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將  
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摠之無窮徐廣曰摠一作  
臚臚敘也○索隱曰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廣雅云摠張舒也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宜  
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事也於  
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史辰翁曰頌當分  
為六章首章言其  
露時兩佳谷之瑞  
二章言德澤流而  
物懷惠以與太山  
之望幸二章四章  
五章言瑞應麟龍  
之瑞臻所以竟悟  
于人以普受命之  
符六章以上符瑞  
上帝使類托寓而  
論天子使封神也  
未數語所以言天  
符不可違而王道  
不可缺也

**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  
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

**斑**斑之獸以下三章  
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

**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  
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

**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徐廣曰何所畜嘉穀

**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專濩之  
徐廣曰古布字作

**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濩也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

**山**顯位望君之來  
韋昭曰名山大山

**不**邁哉  
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

**君**囿  
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

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

**白**質黑章其儀可

思思曰歌七陸七  
謂鳳歌曰蓋聞其  
音又曰茲亦於舜  
謂舜亦有此解

**嘉**攸攸睦睦君子之能  
徐廣曰攸音曼和貌也能

**且**敬有似君子和  
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

**瑞**之徵  
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

**以**興  
索隱曰文頌云舜百獸率

**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社二代之

**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索隱曰胡廣云

**采**色炫燿熿炳輝煌  
徐廣曰熿音

**黎**烝  
索隱曰文頌云正陽陽

**乘**  
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揆其比類以為漢土

余有丁曰按漢漢  
書作煌

重份曰封禪書未  
數言亦風諫以相  
如之靡如此知古  
人不徒作也

倪思曰假柝也謂  
其祀天有典猶恐  
有所闕遺也其殆  
以納于大麓亦封  
禪者乎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  
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  
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記寓諭以封禪漢書  
音義  
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  
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  
符五年也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  
封于太山  
州博城縣西  
北三里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泰山下趾東北  
相如他所著  
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

周密曰司馬相如  
傳贊乃班固所自  
為而史記乃全載  
其語而作太史公  
曰何邪又遷在武  
帝時雄生涼未安  
得為揚雄以為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  
一哉史記注釋皆  
不及之又公孫弘  
傳在平帝元始中  
詔賜弘子孫爵徒  
廣注謂後人寫此  
以續卷後然則相  
如之贊亦後人勸  
人而誤以為太史  
公無疑

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  
諱謂若晉文召天子

言狩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  
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

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  
○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

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  
人道接人事是隱以之明顯也易以大雅言王公大

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  
○索隱曰張揖云謂文

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

德下及衆民者也○索隱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  
○索隱曰張揖云謂文

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  
○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

自謂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已得失及於上也○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  
○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所

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余有丁曰揚雄以  
為至不已虧乎係  
漢晉語後人混入  
于此  
按揚雄後于子  
長其為班史所  
增元疑

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  
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貨卓氏其李無方其  
才足倚子虛過叱上林非侈駟馬還叩百金獻  
伎惜哉封禪  
遺文悼尔

揚慎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  
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  
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  
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則得之司馬上林之  
旨惟揚子  
校獵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  
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  
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  
自敘記其客遊臨卽以春秋所諱持為羨

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  
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王維補曰傳中敘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喻  
巴蜀檄通西南夷詰問諫獵書宜春宮賦  
大人賦封禪書並見相如  
優於文才而短于行儉  
史通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  
諛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  
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  
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  
易服定制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奪  
後世當其時謂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  
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  
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  
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王維禎曰此傳摠  
見淮南驕恣文帝  
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  
 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趙王獻  
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  
 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  
 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  
 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  
 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  
 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伏後案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  
 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

王慎中曰孝惠呂  
后時正呂后滅諸  
王時也使厲王蚤  
不附呂后其不同  
如意等者幾希太  
史公提出呂后時  
句何等喚省

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令呂后  
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  
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  
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  
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  
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  
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  
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  
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

重份曰厲王虽以  
毋仇殺人而指救  
其罪皆留辟陽本  
有死罪故赦弗治  
也  
劉辰翁曰厲王生  
不知母長而不忘  
仇恨身危犯法以  
據其情使无驕恣  
自禍此志豈不方  
天壤相磨可稱詭  
誦哉文帝傷其志  
是已  
凌約言曰厲王自  
幼子於呂氏見審  
食其之幸於呂后而  
言无不從者稔矣  
其心有不甘者  
况有弗爭其母之  
故乎  
王慎中曰傷其志  
弗治虽文帝之友  
愛然淮南王之驕  
恣益甚矣

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伏後詳開孫殺其大父，索隱曰：漢書作裏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錘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曰：到謂刺到。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伏後案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

史記

於天子六年令男子包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

徐廣曰大車駕馬

反谷

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

東北四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

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

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

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

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

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

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于劾奏內詳之

茅坤曰以下次淮南王罪狀條貫嚴密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大夫

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

夫贊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

夫但及仕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

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與棘蒲侯太子奇

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

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

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

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

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

王維禎曰此後言必稱長以逆王廢王稱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王傳

按殺人鬻人皆以數紀正見淮南王驕恣之實楊慎曰命棄市生命也許捕命者則御命者也許稱捕也

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簡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為棺槨衣衾日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及之口也正義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誑也實葬名在肥陵詭云不知處按肥陵地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

按春即淮南丞相春也

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



按讀淮南王罪案則漢臣執法漢主友愛諷然可見胡謂其不相容耶

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知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或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中郵徐廣曰嚴道有中樊九折阪又有郵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案置故曰嚴道中郵也樂諺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又從未成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

凌約言曰當上驕淮南王時益何不言羣臣論淮南王時益何不言益益說將何以處長而又不可言其乃以處益不過逢君者耳非真有納約之忠也

按始曰驕蹇既曰益驕志至其自言亦曰吾以驕故一篇血脉不脫一驕字

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淮南車有檻封也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次聞上哭甚悲謁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

凌約言曰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案劉氏  
史執法而盜即欲斬之幸而文帝不用益之刻忍慘刑亦大抵如此不獨私仇一果錯已也  
茅坤曰此盜好立威名處幸文帝不用其言耳

田汝成曰謂帝驕其弟則可謂帝不容其弟則不可

奈何盜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案劉氏  
二云袁盎此言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

王維禎曰現文帝始未巡淮南以及其子則豈有殺弟心耶  
按此補東城侯一句是周匝也

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歿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夢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

邵宗曰扶顛持危相之道也相而請將扶持之道也是故淮南以完張之象曰淮南相名不違君實則為漢可謂善用權者也

田汝成曰此段叙三王所以應吳者賢否具見而景帝或因或從之故褒貶焉為辭不煩而意自足

劉辰翁曰淮南王以下二十七字條其大者漢書列

其下能風流然入怨望梓不能得王維棟曰安有父子之痛而不明君臣之義何也

垂份曰蚡為肺腑大臣而言詎如此其不赤族者真幸也

韓有光曰淮南不軌之謀實田蚡有以故之小人之能禍人固如此

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逢高祖功臣伏案後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夢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歿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也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出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

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徐廣曰謂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徐廣曰謂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女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詗捕也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約結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

倪思曰謀情委曲唯知太史公墓冢得盡

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殿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索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諺云初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

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七

被也

不實下曰中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列傳

也敢效被遂亡至長安上書白明詔下其事廷尉河

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

謂追廷尉及河南共治之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

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

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

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

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

其弟曰中尉敗宏  
可謂入危而  
不亂者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

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

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斤雷被

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

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效而被

注梁孝王傳云謂聖過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

岐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

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

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

王整百兩詔弗許  
兩公卿請文法古  
雅可現漢書損之  
非

淮南列傳

按此言上无男  
漢不洽即喜即  
言漢廷治有男  
王怒此二句文  
法與管晏傳其  
在朝者語及之  
即危言不及之  
即危行何奴傳  
今車于即能前  
天子自將兵計  
即不能函南面  
而臣于漢等語  
相類

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  
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  
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  
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  
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  
或言其先伍子胥  
後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  
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 部署兵所  
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  
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  
景帝子也諸侯竝棄吾可以無備  
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

王整曰漢書最為  
被傳最失

按百年之秦近  
世之吳楚作兩  
柱下分受惡應

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  
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  
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  
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  
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  
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  
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  
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  
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

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

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

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

京賦曰：振子萬童，駟秦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

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州在東海

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

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

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

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

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

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凌約言曰始日十家而五次日十家而六又次日十家而七唐政日益熾民心日益離太史公墓富當時景家若日擊然

田汝成曰今太王二句過下入題終無痕迹  
黃洪憲曰文武因天心以動便是文武之時高帝因時可而動便是高帝之天故得天下之易吳楚逆天不知時是以身死為天下笑未以淮南此之整之可鑒且

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日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

夫字名為利口而不能奪淮南之心何耶

按此逆天道而不知時句反應前因天心而動作因秦之亡而動二句

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歿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歿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歿之日而

淮南子卷之六

上



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歿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擊公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

淮南王傳

茅賢曰：建以父怨欲發淮南陰事，審卿以大父怨深購淮南事，適逢其會亦奇矣。

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淮南王傳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隸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歿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

陳沂曰上極言天下之治見民心之末去此極美大將之才見漢庭之有人議論甚正

增李廷机曰以下曰欲發曰未發曰計未決又曰怨國陰事且竟曰怨其相二千石不所曰恐無功太史公皆極力稱焉

按男子之所死者一言此激發伍被為已死也

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與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歿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唯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歿者

吳何知反謂吳不知所以反故使漢將得過成

三維據曰漢將一曰句說得英特明

增徐中行曰時汲黯為河南太守故安言及之雖以何足憂為言矣有憚心故胡康侯云劉安欲叛漢而仲汲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古

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歿一計耳贊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歿報矣且吳何知反贊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

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

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正義曰成臯故在河南滎水縣東南二里周

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

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

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

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

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

關也

陳沂曰有禍无福之言似有决斷者何其見之不終耶

成臯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

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

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

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

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

直適戍之眾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是鐵乎索

隱曰劉氏鐵音吾裏反鑿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

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與萬乘之駕作阿

按彼非一日一時之言故重疊不自覺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淮南子

古

董份曰被實為淮  
南畫反而史記所  
錄被誼史自告之  
文其間不充飾辭  
而太史公具載之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  
也役之父不寧子兄不便第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  
焦索隱曰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  
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一齊海內沉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  
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  
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  
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  
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

所以微見被之冤  
狀而惡湯之專殺  
也然被以人臣親  
殺其主許為秦書  
徒速以款下反上  
固漢法所必誅矣  
湯論殺之是也使  
徒以其文辭而欲  
原其反逆其本未  
豈稱乎  
王維棟曰前多美  
詞末乃為畫逆計  
何其智愚相背哉

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  
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  
上應邵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鬚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能任其罪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音灼  
日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  
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  
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

光緒曰按淮南  
嘗作堯戒有云  
戰慄之日謹  
一日人莫頭於  
山而蹟於垓只  
十七字何等高  
致惜其以如是  
之材不務專蓄  
臣我以及讀太史  
公云此非仲王  
過亦其臣下漸  
靡使然則伍  
被固為之魁耳  
被誠利口哉

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  
解牙蘇林曰詐作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  
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  
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  
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  
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  
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  
曰卒衣也持羽

唐順之曰其謀比  
之田祿伯桓將軍  
諸人不逮遠矣比  
亦機臣之計也能  
死為人論乎  
陳仁子曰士欲忠  
愛其主當執義以  
力爭不當道詞以  
中變被論吳楚之  
得失援引秦漢之  
要此其論甚正若  
執此不交安知淮  
南之心不有所忌  
而不敢發被乃轉  
為必不得已之論  
既欲詐為丞相御  
史書從豪傑以激  
民怨又詐為詔獄  
書逮諸侯太子及  
幸臣以俱諸侯與  
前之說真為二人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  
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  
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  
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  
江夏駟淝  
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曰  
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  
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  
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  
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  
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  
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吾無以易  
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  
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

淮南列傳

漢書卷之八

曾陳謚典曰余按班史贊曰伍被安於危國忠不終而詐讒誅夷不亦宜乎此固然矣竊謂同逆固為不軌告變亦為不忠伍被處此實九思而未得其當也卒之年

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

於惡黨者其依土之肝腸與借哉

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也徐廣曰詣都至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

王整曰按淮南王逆節萌于田蚡死將誅意蚡可謂將者也

史記卷之八

七

增焦沐曰漢制九  
吏初除皆曰試守  
滿歲為真始給全  
俸今所謂比即初  
試之吏與為真之  
吏相若者也非謂  
真二百石及秩比  
二百石之說  
王敷言本只是非  
吏反用他字奇甚  
增徐中行曰余讀  
史見淮南以反誅  
及讀小山淮南之  
篇與入公之求又  
見鷄鳴天上犬吠  
雲中淮南以仙去  
也二家所載不同  
不能無疑說者與  
漢武求仙索淮南  
鴻室之書而不淨  
故誅之然神仙以  
此脫去凡胎耳笑  
禾當得而誅之也  
審如是伍被其罔  
死哉

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  
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  
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  
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  
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  
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  
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符元年  
十月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  
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  
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

王維慎曰先叙衡  
山王諸姐及男女  
于前而後之所以  
相傾者始不奈

茅坤曰次衡山王  
諸后妃男女或名  
或不名後有釋案

為六安國以  
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  
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  
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  
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  
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拜元光六年衡  
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  
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  
其獄主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七

按從容漢書  
從史注從子男  
反史音勇

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除國中今王惡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王后乘舒歔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日密豫王后乘舒歔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按此連下數欲  
字揣摩王后隱  
情曲畫

王韋曰太子遺謫  
不能自盡迺以若  
所為為止謗之術  
陋亦甚矣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拜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拜廢兄策而立其子廢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

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



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  
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  
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  
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  
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  
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  
都人救赫陳喜作朝車鏃矢徐廣曰朝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淮南列傳

二應前

王章曰望如是三  
字提撥此一段甚  
有綱領并其心事  
且暴白矣

起拜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  
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  
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  
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  
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  
長安上書索隱曰贏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朝車鏃矢與王御  
者姦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  
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  
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  
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

淮南列傳

三

凌約言曰此傳起處先以王后諸妃及男女摠叙于前未後復以王后諸

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擬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日案漢書表太行息索隱日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太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妃及男女寺婦之可謂首尾相應

趙恒曰引詩我狄是膺荆舒是懲淮南衡山之封國大大而親戎狄以致亂結之以荆楚儂勇云云丁與上引詩之意相應

按圖誌云荆警也軫星散為荆州分為楚國陽盛物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後服无道先強太史公論淮南衡山謀為叛逆而歸之荆楚俗薄儂勇輕悍盖有所本云

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亾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儂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軻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諷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  
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  
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  
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

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羸衣冠白冠後  
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  
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  
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  
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  
治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趙恒曰法令為  
文刑罰為武奉職  
循理四字乃太史  
循吏之本旨

按雜事篇云楚  
莊王罷朝而晏  
樊姬問其故王  
曰今日與貧相  
語不知晏姬曰  
矣相為誰王曰  
虞丘子姬曰虞  
丘子為相數十  
年未嘗進一矣  
安得為矣王以

姬之言告虞丘  
子虞丘子于是  
辭位而進孫叔  
敖楚卒以伯樊  
姬有力焉

王維楨曰无他異  
政皆便民者行之

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  
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  
以水徐廣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  
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  
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  
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  
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  
好庫車索隱曰庫下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朱應登曰孫叔敖  
弛車車之令而高  
其相者示之行也  
西門豹罷河伯之  
聘而鑿其渠者示  
之好也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索隱曰相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  
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  
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  
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  
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  
南郡江陵故城中  
日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  
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  
水作雲夢大  
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  
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  
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  
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

史記卷之九  
循吏列傳

凌約言曰將叙鄭子產之賢先以國亂起案

按韓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省二年而刑殺之罪於三年而無死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呼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賈哭之于市農夫哭之于野哭

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六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左傳國語亦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畦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無一尺方板之籍書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灰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找灰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灰孔

子產者皆如喪父母

按韓詩外傳云此明于魚為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曰成其私詩曰思无邪此之謂也

何孟春曰追殺人者乃其父也奢何

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總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備其貨乎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總

不與之而俱亡不  
然不返言于庭而  
父殺之惡不聞  
于人亦得所以為  
父隱之道矣乃持  
區區之信以伏斧  
鑕而博可直之善  
可哀矣哉  
御室曰君子之  
審嘗謂竊負而逃  
舜為天子然且可  
為而矜獨不可乎  
雖然下矜一等則  
奢其庶幾矣

楊慎曰新序亦載  
此事文采更縟當  
參觀  
王世貞曰余少  
習太史公書固奇  
之至諸傳滑稽貨  
殖游俠甚猥瑣  
賴也乃狎不載循

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擊焉  
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  
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  
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  
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  
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  
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  
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  
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

吏而傳中所載寥  
七數人耳河南守  
具公治行為天下  
第一固嘗存賈生  
矣史不能卒具公  
名与所以稱第一  
狀何者甚哉太史  
公之畧於史也蓋  
史至班固而後定  
也

楊慎曰贊語叶韻  
而句法奇  
黃震曰孫叔敖使  
民自高其車得誘  
民之術也公儀休  
不受魚謹律身之  
常也石奢以父殺  
人李離以過所殺  
人皆自殺皆難能  
之舉也

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  
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  
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  
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  
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  
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  
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  
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救父非  
憊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王維慎曰此斷述  
黯性行他人或用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  
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  
樂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  
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  
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  
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  
農推官屬丞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  
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補之上聞召以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

在首或于尾則為  
常太史公独乘間

此非湯及也  
茅坤曰述性行如  
此者欲為後數事  
張本耳

董份曰言其所善  
以見黯好直

劉辰翁曰皆子長  
極意發明其人善  
灌夫鄭當時亦借  
以明之皆傳中品  
目也

黃震曰以純  
剛至正之氣卓出  
漢庭之右自天子  
以下宜服憚之言  
雖不示漢鼎之增

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  
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  
為孝王將素伉直  
○索隱曰傳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  
付人姓相名日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  
時太后弟武安侯應性倨盼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盼  
不為禮然黯見盼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  
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  
怒变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重亦多矣子曰根也慾焉得剛黜庶幾无此者哉

董份曰助能發黜之為人亦知人矣

崔諒曰漢武帝雄才大略智臣藻士或以優畜或以順使一犯禁戒刑辟无少假借倘以戾憚黜不冠不敢見

嘆其為社稷臣淮南王視漢廷公卿独憚長孺藏邪謀而不敢發斯亦近于已正物正者欤

楊慎曰將言望見黜避帷中故先從衛青弘常日見時說來如此則前所謂尊重後所謂封侯皆有不足道矣

倪思曰放析就功殆枉以為直破析苛碎須要如已意自為功也  
余有曰按謂湯恣行苛刻而又毀析旧制以成其事

史記卷百一 漢書卷之九

矣汲黯之釁也索隱曰釁遇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

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

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

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庾案漢書作瘡瘡猶勝也然至

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

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

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

五兵於帳中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督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褻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如淳曰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

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史記卷百一 漢書卷之九

功即謂紛更之說也

楊慎曰其言深文巧詆至以勝為功何其深切痛至非老成閱歷惻惻周謹不能為此言也班史去之非是

乃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音音魚列反而黠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黠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唐順之曰揖田蚡

楊慎曰大將軍有揖容及不重耶句甚高簡大將軍又高過乎平生句有來

董份曰黠以質直責大體而朝廷欲則可矣以已官職而望石上數人之進則其天故史著

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容及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歿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其漏心而漢武亦得訛矣不李也

按文丁云虛元因循李後而不先辟若積薪燧後者處上及長孺李黃老之言故引而用之耳

光緒曰按呂刑云上下比罪言於法无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漏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應犯主顏也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索隱曰貫音時夜反貫賒也鄒氏音執勞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應犯主顏也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

其所犯當身誰同然後定法如今律无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為奸差錯妄比如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此則以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者也亦有汲長孺直言民安措足執長孺之言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以為闐出財物于邊關乎此則不易之論

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灰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從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闐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闐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闐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

余有：曰上默然  
者屢矣雖亦危矣

按考要云漢書  
更其文曰臣常  
有狗馬之心今  
病力不能任郡  
事師古注病力  
病甚皆非也若  
眾助傳曰有狗  
馬之病不能勝  
服此与太史公  
語同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王維植曰：帝正不欲黯在內。乃自請

按黯謂不得守朝廷。謂與願。皆足以發明忠君之心。按主意所不欲。二語足及古今奸臣之態。

按論衡云：淮陽鑄錢。錢更不絕。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刊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卒後。上以黯

劉辰翁曰因黜故  
生安因安故又及  
段宏可謂展轉甚  
不切者及言衛人  
然後一時出必有  
可嘆者又與傳第  
一語有鬼于古之  
衛君者相發云

茅坤曰鄭君者且  
其節義之士即惜  
乎太史公不能自  
勤為一傳  
朱翌曰漢高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謂  
之豁達大度鄭君  
曾事籍獨不奉詔  
可謂賢矣乃遂之  
至斬丁公則曰使

故管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  
信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  
項籍將籍歿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  
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外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瓦不指言事度

人臣毋效下公何也

茅坤曰鄭雅與汲  
長孺性行不相似  
獨其好黃老處同  
凌約言曰曰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曰  
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曰交亮留門  
以貴下人曰侯上  
之間談米嘗不言  
天下之長者曰推  
轂士及官屬丞史  
太史公宛轉摹寫  
而鄭莊之好黃老  
善具見矣

尤縉曰余讀史  
至鄭君守楚節  
獨不肯為漢王  
名籍其事抑何  
備列也其子當  
時以才諸頭位  
九卿乃曰置相

日梁孝王之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  
將楚相之弟如淳曰交道四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通處也請賓客  
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  
請賓客○索隱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  
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  
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  
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  
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  
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馬請謝安在朝  
承意不敢甚引  
當否又何難也  
弗子哉

亦其生平得力處  
揚慎曰有味其言  
之正在之字謂常  
引以為公身手已之  
言

按行千里不齎  
糗其所与者衆  
也

按鄭謂受頭賃  
而載運也言莊

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

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

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

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

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

与汲黯面相友

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

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

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

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

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

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

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

當時保任其賓  
客於司農載運  
也

茅坤曰司馬安与  
汲黯為姑姊兄弟  
獨不為鄭莊地何  
耶

茅坤曰此兩人行  
旨不同而猶意氣  
相合其際也實客  
並及故太史合為  
一傳以墓焉

揚慎曰因當時憐  
汲黯上有薦字故  
下面說家貧家貧  
而後實安是此兩  
人比曰居用卒時

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儻也贊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儻音郎儻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賈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連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多連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故云辜較也

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上相長也

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

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

益落索隱曰落落零落落猶散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

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復山曰元時與漢書何誤也

王整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

徐中行曰子長之作史記列傳也以賈生續屈平之後而附三物田駢之屬於孟軻雖年代遠題人品不同然有深意焉第以汲黯與鄭莊同贊則予所不解說者謂長孺任直不能容人之過當時好客能惟人之貧夫

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

徐廣曰邾一作邳索隱曰邾音圭

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

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

曰一歎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橋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與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捨旄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

樂善疾不善一途也迂合而贊之以矣子則以為黷之疾惡古遺直也莊之推賢好名之人也合而贊之迂亦淺之乎知黷者也

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富乃知交態一歎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賤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盡漢庭第一帝稍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